



日式漫画笔触+韩式曲折动人+中式爆笑幽默

达达渝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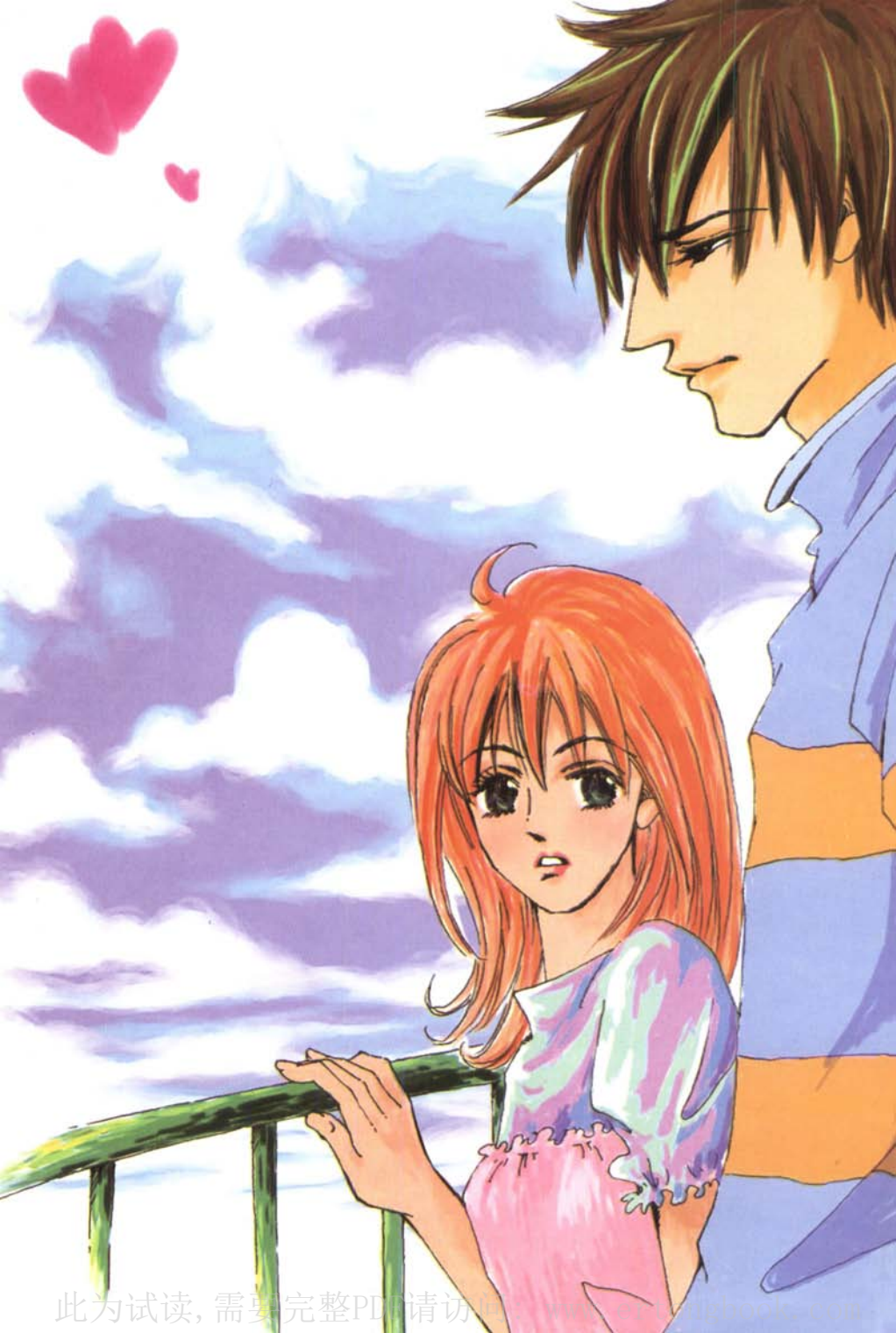
你的恋爱我做主

너의 연애, 내가 책임져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的恋爱我做主/达达渝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5.1

(柠檬树系列)

ISBN 7-5313-2846-1

I. 你… II. 达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6174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390 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青春爱情坊 E-mail: azhu@vip.sina.com

北宁市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5mm×210mm

印张: 6.25 插页: 4

字数: 140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朱立红 白 光

责任校对: 江 鸟

封面设计: 马寄萍 北鲲卡通

绘 画: 北鲲卡通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4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第一章



001

“社长大人，算我求求你了，快起床吧！”小乖使劲儿地摇晃着铁床，墙角的粉灰刷刷地飘落，以川床上的N件不明物体透过床缝稀里哗啦地掉到下铺。

以川兴奋地打着呼噜，睡得比死人还死。

8:00AM 上课，7:55AM 时，以川条件反射似的从床上弹起来，以每秒 341 米的速度在厕所、水房和寝室间解决内外事务，8:00 准时踏着铃声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，拣一个被大家挑剩的阴暗角落，舒舒服服地继续黄粱美梦。

“社长大人，你是在社会主义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祖国的鲜花，怎么可以置马克思划时代的哲学观不顾，一个小时零三十一分都在钓鱼打瞌睡，你这条资本主义的尾巴，我非拽出你不可！”小乖大放厥词，抛出一套威胁理论后，毫不客气地拽起仍在与周公幽会的以川的两条八角辫。“下课了，你还不抹一抹口水。”

“啊~~~”以川顺势往后一仰，瘫在硬邦邦的椅子上，伸

了一个暴露女人所有缺点的大懒腰。

“真搞不懂于霖学长怎么会喜欢你这种邋遢的女人。”小乖耸耸肩，不经过大脑思考甩出这么一句刺激以川神经的话。

手停滞在半空，以川突然被冻住似的，面无表情。

往常，她一定会跳起来露出她野蛮的本相。只是此刻，以川无力地垂下手，默默地收拾课本。

他把她的思念牵到遥远的南半球，那个在《魔戒》中风光迤迤的惠灵顿。那里有一马平川的岩石平原，有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，有绿丝绒般广袤的草原，有一望无际的碎碎的海岸线。只是，不再有她的微笑，或许，也不再有他对她的思念。

指间的红线已断，为什么不经意地抬眼间，仍能被玻璃窗反射的阳光狠狠地刺疼双眼。

小乖自知失言，不禁咋舌，闪到一边，明哲保身。

开学第一天，闹哄哄的校园，到处都是找不到教室的大一新生。

“上节课到底发生什么事啦？为什么我的笔会滚到第一排的桌脚下，橡皮又飞到第五组？我明明是枕着马哲课本安然入睡的，为什么脸上会有课桌的印痕？”以川一脸困惑，慢悠悠地走在校道上，身边是匆匆忙忙赶课的莘莘学子。

“社长大人，请你以后不要在课堂上打呼噜好吗？你真的让我们话剧社的声望降到历史最低点了！”小乖语重心长又痛心疾首地说。

“我”以川正要辩解，突然被头顶的一个声音打断。



“请问，电教中心在哪儿呢？”蹩脚的中文，啊哈，留学生也找不着北啦！在这个站在东门可以看到西门的校园，这可真够在 BBS 上讨论三天三夜啦。

以川最恨别人打断她的长篇大论，特别在她很有可能说出几句熠熠生辉、名垂青史的至理名言时。

以川像只猴子似的双手叉腰，抬起头，“在……”

这个海拔很高的男生，像一座富士山，横在她面前，让她如临万丈深渊，有犯罪的冲动。

“你好！我叫小乖，很高兴认识你，”小乖立即露出甜甜的微笑，大方地伸出手，“你和于霖学长一样高啊！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像于霖学长那么高的人了！”

以川只觉得体内有股疯狂的真气在乱窜。已经告诉这个见色忘义的女人九千九百九十九次，不许再提于霖这两个字，就连鱼香肉丝、于是、鱼鳞、森林都不准提，为什么她还是只用脚指头思考呢？！

“电教中心在哪儿？”他动也不动，机械而又生硬地重复着，彻头彻尾浇了小乖一盆冷水，浇熄了她熊熊燃烧的热情之火。

小乖锲而不舍，正想张嘴，以川微笑着仰头望着他，“在南二楼 506。”

男生迟疑一秒，“南二楼？”

“再不去你就要迟到了。”以川难得地露出关怀的表情，“欢迎你来到中国。”

男孩头也不回，转身离去。

“喂，你连句谢谢也不会说吗？”

像一片天，他遮住以川眼前所有的阳光，把她笼罩在他



长长的背影中。略微侧过头，他短短的黑发沐浴在阳光中，有不一样的光彩。

“谢谢。”他冷冰冰地吐出两个字。

有榴莲的苦味凝聚在空气中。

当他走出九十九步远后，以川猛然爆发出因为积蓄已久而毛骨悚然的狂笑声。

“506，南二楼，南二楼，506。”樱井凉默念着，“503，504，506！找到了！”

抬脚进门，却与一个女生撞个满怀，然后看到她写满惊恐的眼睛。

怎么了？没见过这么高的人吗？大惊小怪。

定下神后，仔细一看门牌

女厕所。

女厕所！！

南二楼 506，女厕所。

妈妈，依您的遗愿，我来到了中国。

侦探事务所的山井探长说，她就在这所大学。中国警方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，拒绝出示任何证件，山井探长也很无奈。虽然线索断了，但事情进展到这里，我似乎看到了曙光。

皇天不负有心人吧。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您放心吧。

今天遇到一个女孩，很奇怪，我对她有很亲切的感觉，却被她狠狠地捉弄了。唉，来中国上学的第一天，就这样在被恶作剧笼罩的气氛中度过了。



樱井跪在榻榻米上，对着神社，社台上摆放着一张黑边相框。照片上的女人淡淡地微笑着，雍容华贵的气质从微笑的眉眼间流露。只是一张照片，但仍能清晰地感受她暖暖的笑意。

樱井凉闭眼祷告，双手合十，指间是一串项链，项链坠子是半截贝壳。因为年代久远，贝壳已有氧化的灰斑，就像历史沉淀在一个女人的两鬓间，古老的灰白色调，却不失余韵犹存的光芒。

窗外月光皎洁如银，洒在樱井手上，贝壳坠子轻轻晃动在如流水般的月光中，像在诉说一个令人如痴如醉的传说。粗糙的贝面，仍然清晰可见三道粗细一致的黑色贝纹。

就像藏人执著地一代代寻找他们的先知。

妈妈，请在天堂有一个好梦。

无论她在哪里，我都会把她带到您身边。I swear. 我会以此来赎回我深深的罪过。

时隔一个星期零三天的时候，以川还在为庆祝开学的“杰作”而狂笑不止。

“社长大人，你再这么白痴地笑，今年话剧社的招新又只能是你和我两个人了。”小乖忧心忡忡地看着笑得快抽搐的以川。

“霍霍~~~哈哈~~~嘻嘻~~~”以川得意忘形地变换各种夸张的笑声，正对着小乖，背手倒退着走，刚拐过曲折的校道的拐弯处，美妙无比的笑声突然被两声惨叫替代。

以川被迎背而来的自行车撞了个狗啃屎，面朝黄土背朝



天，姿势完美无缺。

对方也不幸地跌下车，或许是皇天开恩，对方稳稳当地贴在以川身上，好一个人肉垫子。哎，到底是以川的不幸，还是对方的不幸？

跆拳道黄带的实力可不是靠嘴皮子蹭出来的，以川一个鱼跃翻身，骂街的话都来不及说，迅速摆出格斗架势。

“等，等等……”对方吓得缓不过劲，“我，我是篮球社的经理兼队长，小渝啊！”

“同学，拿出一点点男子气概好吗？怎么可以轻易在暴力面前屈服呢！”小乖同情地看着小渝，两眼发绿光。

以川一把拽住小渝干净的衬衣领子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我管你是哪里冒出来的咸鱼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游以川平生最恨的运动就是篮球吗？”

“我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咦？你不是于霖学长的GF吗？怎么可能痛恨篮球呢？”
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

兄弟，别怪大姐不手下留情。

一声惨叫划破校园清晨宁静的天空。

小渝一边捂着红肿的右腮，一边急急忙忙地冲进篮球社，“对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”

队友一个个瞪大眼睛，两秒钟后顿时炸开了锅。

“小渝，你一个暑假都忙得不可开交吧，连刷牙的时间都没了，牙疼成这样啊？”小强拍拍他的腮帮。

“你昨晚一定熬夜写球队的作战计划，两个，呃，好像有



三个熊猫眼啊。”小木扶正他的眼镜。

“你这么快就蓄起木村拓哉头啦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上上个世纪的遗留人物，看不出青蛙终于有蜕皮的一天。”小平木弹弹他乱蓬蓬沾满灰尘的头发。

最后三个人齐声道 “造化弄人啊。”

小俞叹口气，“我今天命犯霉花运，一大清早就撞到那个暴走族人物，就是我们大二的陀枪师姐，话剧社的社长，于霖学长的GF。”小俞忽地满怀同情地感慨道，“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于霖学长宁愿放弃篮球社也要远步重洋了。那个女人就算有一百倍旺盛的精力，也没办法横渡印度洋，游到新西兰的东海岸。于霖学长终于劫后重生，逃离魔掌啦”

口末四贱时，隐隐约约感觉到脊发冷，舒服的阳光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冷冷的影子。

队友们一个个惊奇得令小俞无法畅通呼吸，他意识到

Someone appears

血液流速减慢，血管自动扩张，头皮发麻，小俞一点卢转过身，闭眼准备迎接暴风雨的再次侵袭。

咦？不对，怎么是个男人低沉的声音？

‘我是工管大二的日本留学生，樱井凉，我要加入篮球社。’他指间夹着队员申请表，在小俞头上，晃了晃。

海报栏前。

“篮球社今晚招收会员，我们一起去吧。”女生甲的笑容一直咧到耳根。

“好啊，好啊！你知道篮球社的樱井凉吗？”女生乙问。





“当然知道啦，不然去参加这样邋遢的运动干吗。”女生甲一脸红晕地回答。

“有樱井凉，我们 M 大终于有希望了。”女生乙仿佛已经钓到了金光闪闪的金龟婿，可以办个满汉全席，把阿猫阿狗和十八年都不认识名字的老街坊都请来。

.....

课堂上，前座两个大三的师姐，把“外国文学”的课本当道具，吃吃地笑个不停。

“二年级的留学生樱井凉吗？对！太帅啦~~~~我们这所以美女见长的经贸学校终于有了镇校之宝啦！”像掘到一座金矿似的兴奋。

“天啊，怎么可以帅成这样，你有没有看到他投篮的姿势，简直是 Jordan 再世。”Jordan 又没死，本来就在世。

以川眉头紧皱，觉得形势严峻。篮球社和话剧社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的相邻的两间教室招新，哎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虽然前晚已经恐吓过小渝，可他仍明目张胆地贴出 2 米×3 米的巨幅招新海报。看在他很有革命气节的份儿上，姑且饶恕他。

.....

食堂。

收拾饭桌的老大妈甲，冲着十米开外的大妈乙喊道
“阿月，今天下午我们去看人家打篮球吧。”

就连，就连最忠心不二的小乖，也坚定而又小心翼翼地迎着以川仇恨的目光，轻声细语地说 “听说他还是遣唐使的后代。”

那天被以川“修理”的男生，居然是现在红透半边天的

帅哥——樱井凉。

“社长大人，你需要喝一喝夏桑菊板蓝根或者服用两颗排毒胶囊，压一压旺盛的肝火，把你额头蠢蠢欲动的小痘痘扼杀在摇篮中，将战‘痘’进行到底。”小乖手肘支着讲台边缘，苦笑着说。

“话剧社招新”五个无力的大字，孤零零地躺在黑板上，像寿终正寝的老人。

冷冷清清的教室，窗外高大树木的黑影幢幢，呻吟着压抑的沙沙声。

角落里两个视以川和小乖为空气的研究生在聚精会神地自习，完全无视黑板上“本教室 7:45 有活动”的告示，塞着挂式的耳塞，旁若无人地念叨 “stationary, company cheque, double room.....”

上学期话剧社就只招到以川和小乖两个人，小乖还是因为在以川的邻铺而被以川死活恐吓入团的编外人员。没承想话剧社的历史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。在这所纯经济的院校，人文气息单薄，处处都是金钱至上主义，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只有十公里外的供暖中心有免费的热开水。而且话剧社排话剧时经常要威逼利诱才能找到男主角，在这个男女生比例是 3:7 的文科院校，篮球社似乎……

一米之隔，篮球社的招新现场。

人头攒动，喧闹不止，如火如荼。

小渝忙不迭地左手发报名表，右手收会费。



“会费三十五元而已，不仅有我们 HIP—POP 篮球社的独创会服，更有职业选手二十四课时的现场指教，当然你更有优先权和篮球队队员一起快乐地春游咯~~~~~”小俞不厌其烦地重复加入篮球社的一百零一个好处。

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弱者。

郁闷的以川和小乖终于等到了招新第一人，晓晓一踏进门就开始细数 HIP—POP 篮球社的十大诱惑。

“春游，北京三四月份有沙尘暴啊，难道要施展英雄救美的低劣伎俩？！这个可恶的小俞，根本就是色诱嘛。”以川不屑地撇撇嘴。

而眼前这个讲话像打机关枪的小女生，很俏皮的碎碎发，大眼睛，圆圆的鼻梁，像猫瓣的嘴唇，笑起来鼻子会皱，很可爱。

以川赔笑道 “我们有编导组、演员组和道具组，你对哪个最感兴趣呢？”

“可是，我全部都很感兴趣啊。”晓晓眨巴着眼睛，话语中隐约着威胁。

“原则上只能加入一个部门。不过你这么有热情，就聘请你为社长助理吧，我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 ”

话到关键时刻，门口冲出来一个女生急急忙忙地喊道 “晓晓，篮球社招新快轮到你啦。”

一阵风卷纸涌，讲台上又剩下目瞪口呆的话剧社二人组。

“社，社长大人，我也想加入篮球社。”小乖怯生生地说。

于霖：



我们有多久没有联络了？

最近很累，也很难过。走过布告栏，话剧社的海报早已不翼而飞，原来的位置已贴满红红绿绿的补习班广告，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电话号码。篮球社的海报却仍然那么干净，那么清晰地宣张着它的热闹和活跃。我是应该高兴吗？你那么喜欢的篮球社，那是我们共同的回忆啊。

布告栏角，快被风卷走的碎纸片沙沙作响。我想把它贴牢，却触摸到一片冰凉

如果坚持是一种高尚，我会不会是这个学校最悲凉的伟人？
手机收信箱里塞满爆笑的短信，我不孤单，却时常感到寂寞

这就是思念的感觉吗？我们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

呵呵，可我还是这么不争气，还是会在无助的时候，想起你曾经温柔的微笑。

夜深了，See you, my love!

yours: 川

桌上是一沓又一沓的信纸，闭上眼睛，会有泪滴在纸上，化开一个又一个的字。

把长方形的信纸折成一架架纸飞机，推开窗，手伸向空中，指尖向前一拨，让这些永远没有地址的信，投递到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吧。风孱弱地扶着纸飞机，摇摇晃晃地向下沉，沉到夜的深处。

I believe I can fly,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,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, spread my wings and fly



away· …”以川轻声哼唱着她和于霖最喜欢的歌，靠着窗台，望着星空点点，捕捉那一束束历经上亿年才来到地球上的光。

“十圈，十一圈，十二圈……”绕着一圈四百米的塑胶跑道，以川有一搭没一搭地跑着，累得快要虚脱。

于霖的摊牌，话剧社的惨败，是以川挥之不去的噩梦。

就这样结束了吗？

于霖是这样，话剧社也是这样？

我不甘心，很不甘心。

也许累会让人想法单纯吧。只是不远处篮球场阵阵的欢呼声，像刺耳又令人心悸的铃声，搅乱这个浑浊的下午。

“懦夫！”小乖挡住她的去路，厉声喝道，“你醒醒吧，游以川！”双手猛摇以川的双肩，想摇醒这个梦游般的女生。

旁人不停侧目，这两个女生……

???

“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狂笑一个星期零三天，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突然痛恨你曾经那么喜欢的篮球，就连于霖这两个字也都成了禁忌。你口口声声说无所谓，你不在乎。你还想躲在自己防备的龟壳中自怨自艾到何年何月？你根本就不敢面对自己，每天用死人般的笑声麻痹自己，你还是我认识的游以川吗？”小乖一口气数落了将近十分钟，自己都忍不住佩服自己连贯的思维和抑扬顿挫的语调。

以川弯着腰，双手撑着膝盖，汗珠一颗接一颗地滑落。

好像一个华丽的梦突然变苍白，气球破了，十二点已过，幸福没有留下的理由。可是幸福的痕迹，却清晰可见。



绕过小乖，以川漫无目的地继续跑。

记忆是可以这么轻易抹去的吗？

他们第一次相遇，那颗从天而降的篮球，狠狠地砸在她的脑门儿。篮球划出的弧线，也牵住了两个人的小指。

他们从此势不两立。

比赛三千米。累到天旋地转，即使落后他一千米，也还在用心地跑。结束后，他背她回宿舍，一步一步，似乎能走到未来。

他喜欢大海，可身在内陆的他却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浩瀚的海，而她从小在海风的滋润里长大，两人坐在草地上，听北方的风呼呼地摩挲着树叶，想象着是在海边，想象着看不见的地平线上跃跃欲试的太阳，他们等待着曙光，然后一起相依偎睡着了。

当他第一次邀请她陪他去钓鱼时，她笑得快要中风，“什么年代了，你还保留着史前人类的习惯！”

陪他钓鱼，嘲笑他烂得可以跳海自尽的渔技，看他训练，拿着一瓶爆果汽一直等到太阳下山，一场不落的练习赛、预选赛、正选赛……她是忠实而赤诚的观众。在陌生的城市里，她有了熟悉的记忆。

可是在这样的默契可以成为永恒，当彼此已经成为习惯的一部分的时候，他却要走了。到遥远的南半球留学，走的是一条大家都梦想的路，她却哭了，在他身后理直气壮地哭了，然后在他面前笑得很灿烂，不让他发现任何眼泪的痕迹。

恍惚间，以川竟走到热闹的露天篮球场。

里三层外三层，是兴奋的“球迷”。

